

Eran Pavavaljung

# 伊誕·巴瓦瓦隆

將藝術化為重生的力量

文／洪威詰

訪談首次刊載時間／2012年10月於《藝術認證》第46期

---

「我之前都是聯展、或在餐廳辦展，說到個展，好像是前幾年才開始的事吧！」近三年來，伊誕·巴瓦瓦隆是個常出現的名字，2009年兒童繪本《土地與太陽的孩子》入圍金鼎獎，並獲選為臺灣百大插畫家建國百年邀請展；2010年以闡述莫拉克風災後的部落重建與生態關懷的《靈鳥又風吹—伊誕的畫與詩藝術展》在行政院原住民族文化園區、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、三地門鄉文化館、臺南市文化局吳園展覽館、屏東美術館等巡迴展出，受到矚目。

伊誕出生於1963年，來自三地門大社村排灣族部落，一個被族人譽為「百藝之手」（Pulima）的工藝世家。「伊誕」來自外公之名，意思是勇者，希望他傳承先人所擁有的事蹟；他的父親是國寶級的雙管口、鼻笛大師許坤仲（Pairang Pavavaljung），哥哥撒古流在原住民運動與藝術領域更是成名已久。伊誕與哥哥從小皆受到父親「百藝之手」的薰陶，對雕刻、繪畫、工藝耳濡目染，但他不像哥哥很早就投入藝文領域，積極從事文化教育，而是加入臺灣世界展望會做社工員，對他來說，都是為部落社會盡一份心力，是不是藝術工作並非那麼重要。後來，他以導演的身份拍了紀錄片《傳唱愛戀的兄弟》，紀錄了父親傳奇的一生，也開啟了他在藝文圈的知名度。

藝術家伊誕·巴瓦瓦隆  
(攝影：洪威喆)



### 在信仰上找到藝術

「排灣族的文化裡，沒有藝術家這個觀念，藝術是服務生活的，我們所想的，是如何將藝術領域，變成一般人的生活思維。」這可以從莫拉克風災後，大社村在瑪家農場重建，由撒古流規劃草圖、伊誕繪製了族人的家屋門面可以看出，他們對於如何在生活中保有傳統文化，如何幫助部落發展、進步，更甚於個人在純藝術領域的成就；原住民藝術家有個很重要的創作態度，就是脫離了部落，藝術家再怎麼偉大，也會失去意義。或許這也是伊誕雖沒有離開藝術生活，但一直到晚近才進入現代文化意義的「藝術領域」的原因之一。

伊誕從小就讀瑪家國中，由於走一趟山路就要五個小時，因此平時在學校住宿，週六返家，這也養成了伊誕獨立的個性，而求學過程的山路體驗，他認為這就是課業知識之外，另一種親近自然大地的成長操練。自高中農業機械科畢業後，伊誕從事室內設計，1983年回鄉作世界展望會社工員四年多。在1986年時，他受到原運的啟蒙，發現當時推動者都是神學院的老師、學生，因此想要去參與他們的行列，就讀了臺南神學院神學研究所，在這裡對他的生命態度有了很大的啟發與轉變，促使他去思索「道進入人的生命」的信仰課題。他從基督教進入臺灣與原住民對遇的問題，在藝術史上看到信仰與藝術在文化上的撞擊所激越出的火花，他的畢業論文便是探討關於西方的宗教藝術與藝術本土性。伊誕表示，他很喜歡高更去大溪地後創作的〈黃色基督〉，這幅畫的風格受原住民文化影響，使高更將宗教精神轉化到新的創作形式上。

終於，伊誕找到了結合信仰、部落文化與藝術創作的動力，從此堅定了他的人生志向。



### 遷村的創傷帶來的影響

如何將部落的文化精神，透過當代的藝術形式，傳達平靜、撫慰人心的力量，是伊誕主要的創作主軸。2002年，伊誕參與了公視舉辦的「第三屆影像人才培育計畫」，學會如何拍攝紀錄片，打開了伊誕的視野，使他可以透過影像說故事，後續更拍攝了《那位手背上有刺繡的人》、《達瓦蘭的彎彎路》、以及《在那山說故事的人》等紀錄片，在原住民影像美學裡走出自己的一片天；在八八風災後，更透過影像，詳細的紀錄了部落的變遷。

「這裡不好找，你出發前，還是先電話跟我確認，我是在大社村還是瑪家農場的永久屋吧！」這是我動身採訪前跟伊誕通的電話。兩地折返跑，是伊誕目前的處境。莫拉克颱風在中南部釀成重大災情，三地門的大社村雖無人傷亡，卻面臨無家可歸的困境，伊誕也身受其害，雖然在屏東縣政府與臺灣世界展望會的努力下，經過跟各部落的多方協調，在瑪家農場重建了永久屋。2010年，連同好茶村、瑪家村共483戶的部落族人大多已遷居於此，然而離開長久居住的地方、要下遷村的這個決定很不容易，有些族人便不願一起搬遷，畢竟遠離了傳統的居住地，深怕失去文化的根，仍是族人心中不安的因子。

「我在八八風災後就開始蘊釀，如何讓視覺藝術變成是重生的力

量。」伊誕表示，這三年來都在作八八風災的傷痛，詳細的用攝影機紀錄部落的重建過程、族人的心境與矛盾，他認為，要讓未來的族人知道，他們曾經面臨的遭遇，以及新村的由來。

伊誕將八八風災後的點滴感受、鼓舞話語，化成了詩與畫，創作了一系列的作品，推出了《靈鳥又風吹》的巡迴展。〈百合花的啟示 2〉是他用來紀念母親的展覽作品，畫面只有黑白兩色，乍看下很像他常用的木刻繪畫，他是以百合花與百步蛇紋的符號勾勒出母親的輪廓，用一圈又一圈的粉彩筆線條來填補色塊，產生抒情、舒緩的情調，一旁的詩句寫著：

愛戀笛聲中目送妳  
 記得那季節  
 是風災過後的景  
 是百合花盛開的夏  
 因為看見妳的信心  
 我們充滿勇氣  
 面對艱困的重建路  
 百合花的啟示  
 一生守護祖傳居所  
 穿上屬天的善與悅

伊誕表示，母親過逝時，永久屋尚未完成，沒有機會讓她看到新生的部落，感覺很遺憾。他說，部落裡有很多長者是在風災後過逝的，可能是因為離開了原來的部落感到焦慮，又對未來徬徨無措，憂心成疾，因此他希望可以透過作品，為族人帶來更多信心與鼓勵。

### 創作有根基的藝術

伊誕拿著攝影機走訪部落，紀錄族人的隻字片語。族人曾跟他說：「山上的風很香啊！期待新村的風，氣息與原鄉一樣！」於是伊誕便創作了〈山上的風很香〉，傳達部落的心聲—即使住在新的村落，也不要忘了原鄉的環境。畫面上充滿律動的線條，像是風的彩帶，上面繫著象徵原住民文化的符號，一個個圓圈串接在一起，頗有生生不息的意味。伊誕為這件作品寫了首詩：

這些景 這些事  
 印記在風災肆虐的地上  
 我想要上山  
 讓心靈隨風走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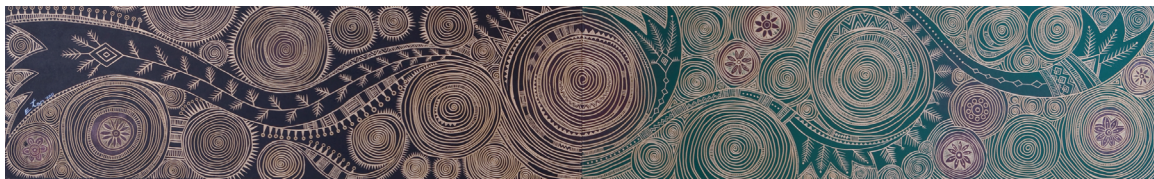


傾聽靈魂心旋樂音的居所  
在溪水詠讚的大地間  
我要重新披上  
哼唱原味氣息的風彩衣  
在夢境中切記  
山上的風 依舊香

〈山上的風很香〉是以木刻、彩繪創作的平面作品，畫面上可看到大量堆砌的線條，主要是透過雕刻劃出輪廓後，再反覆於木板上刻出堆疊的紋路，產生塊面，最後繪上色彩，創作過程類似木刻版畫，只是刻完的木板是成品，無須翻印到紙上。

伊誕稱這個創作方式為「紋砌刻畫」，靈感來自於排灣族語 vecik，翻譯過來就是指「文字」，這個字其實就是代表寫字、刺繡、雕刻的字 ve-ne-cik 的字根，也就是指眼睛在衣服、器具上看到的紋路線條。伊誕認為，即使是石板屋，牆上疊砌的紋路，也是文字的一種表現。因此他將這個發想轉化到創作上，強調來自線條紋路的原生力量，正如疊砌的石板可以建立房子，產生堅定的量感，而反覆刻劃的動作，也是一種信念的注入，伊誕以此作為一種溝通傳統與現代的書寫方式，在繪製族人新村落的外牆門板時，將傳統精神帶回現代生活的視覺風格中。

伊誕善用簡單的符碼，如圓形紋、菱形紋、百步蛇紋等，組合出人像、花朵等造型，在木刻線條的形構下，具有原始藝術的質樸風格，又帶有插畫般的逗趣效果。在〈我要再上山〉這件作品上，可以看到伊誕如何透過符號說故事：百合花是原鄉的象徵，花蕊有如眼睛般，使百合花有些擬人化的效果，彷彿在看顧著族人；深色的墨綠背景，代表著自然，上面刻劃著無數繁複的圓圈，有如魂牽夢縈的思緒。這件作



品，透過簡單幾個鮮明的意象，就將族人渴望上山回到故鄉的掛念表現出來。伊誕想創作「有根基的藝術」，他的作品，是吸收了母體文化的素養，與基督教進行對話，在遭遇了遷移的創傷後，希望可以透過創作，幫助族人找到重生的力量，來面對新的生活形式。

「自八八風災後，我花了很大的心力，紀錄這裡經歷風災後的一切，尤其是長輩們的話語，這是臺灣的文化寶藏，我會感覺很有成就感，因為這是珍寶！」伊誕的災後重建工作，在他的攝影機裡，在他的刻刀下，還在進行著。